震川先生集/卷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震川先生集

◀上一卷

卷十九 · 墓誌銘

下一卷▶

卷十九 · 墓誌銘

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

君諱集，字思成。曾祖諱昶，太常寺卿。祖諱鉞，承事郎。父諱景清，太學生。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，在內閣三十餘年，文雅風流，稱於當世。其子孫富貴，多綺紈之習。君生時，夏氏猶盛，其後中微，君獨守寒素，為諸生。兄弟有爭產訟，官訊其狀，判歸君。君曰：「兄弟以爭，而吾獨何忍饗之？」固辭不受。御史試高等，當補廩，忽遘疾，曰：「吾病不能事事，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？」遂以病告使，其次補之。姊寡，撫教其甥盛化。化後成立，為縣學生，聚徒數百人，鄉里稱君之高誼。

君屢試不第，即移疾不出，扁所居曰「抑抑齋」，學者稱為抑齋先生。君少以多病，遂精醫理，為人診治，不責其謝，貧者至遺以菜米，人以故多懷之。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，宰木森然，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，以無傾圮。

有光祖母，承事之女，而君之姑也。世父及先人，與君為親中表兄弟。有光少為學生，猶及見其皆在學宮，相隨雁行逡逡然，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。先人長君五年，皆以是年

卒。悲夫！世愈囂競，而前輩遠矣。君卒，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，年七十有三。配王氏，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，有慈儉之德。後君四年，八月丙子卒，年七十有八。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，葬祖塋之右。王孺人祔。子男三，紹貞、從吾、從昌，皆學生。女五。孫男七，孫女六。曾孫男三。族子禴狀君行事，而來請銘。銘曰：

百里之縣，公卿代有。富貴而文，夏公最久。生是名家，尚有典刑。佩服儒者，誦法《六經》。於維夏公，帝錫之墳。陪以四世，稱其後昆。

王府君墓誌銘

王氏，河南安陽人。元季有諱安貞者，知崑山州，始為崑山人。君諱可能，字體中。大父封永康知縣，諱詁。父雲南右布政使，諱秩，君其第四子也。雲南公兵備江西，搗華林、大帽諸山賊有功，寧王心憚之，深相結納。嘗呼公幼子人，抱置膝上，許以郡主妻之，公遜辭以免。其後邀君為宴，張樂陳百戲。君時年十五、六，美姿容，王欲得君婿甚。君佯為不喻其旨，謝歸，故不及於禍。人以是多君之識。

公既歿，君以縣學生，遇例告入太學。忤御史，輒即棄去。乃益勤苦，持先人門戶，里舍時節慶弔往還，未嘗失禮。構屋婁江上，堂宇奕然，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。比更變故，日侵削，家凡五徙，而意氣自若。性好佳山水，歲載妻子入越，遊西湖。初，伯兄事生產，每咨君，必盡其計畫。其季遊閒喜賓客，君常參與歡宴。於兩兄間皆得其心，而鶺鴒急難死喪之義尤備。平生不弇阿隨人，是非尤能容人之過。人有火其田廬者，吏收置法，竟為乞免。常語公居官時事，抵掌激昂，蓋其中有自負者。惜不用於世，無所見之。

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，得年六十有七。娶金氏。子男六人：執玉，先卒；執璋、執璧，皆學生，金孺人出；執瓚、執瑁、執琮，諸姬出。執瓚先卒。女二人，適縣學生朱應望、陸尊道。孫男四，紹堯，紹舜、紹禹、紹文。孫女三人。以其年十二月癸酉，葬縣東南之蔡巷，金孺人祔。君既病，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：「吾見世之為銘誌者，率以美行飾其人，顧亦何當？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！惟歸子文質，幾得其實。吾死，汝為狀，必請之銘，可無憾。」銘曰：

維昔王公，仕宦有聲。秉憲揚、楚，實庇其兵。碧山流寇，辭婚逆王。天子嘉之，命殿於滇。功庸方載，不永其年。公實有子，而賞不延。負其才用，終死丘園。書此玄石，

俟後之賢。

朱隱君墓誌銘

君諱珽，字朝貴，蘇州嘉定人，世居守信鄉蒲華裏。考諱錦，祖考諱毓，曾祖考諱惠元。始姓趙氏，中冒陳氏，而贅於朱。趙湮微不可考，朱母之子繁衍，遂為朱氏，故里人皆稱為「橋內朱家」云。

君生而英邁，年八九歲，里中豪來過，衣服都甚，家具酒饌延之，盡敬。豪益倨。君瞋目直視，語祖母曰：「是人何為者也！」持杖罵且逐之。豪遽起出，曰：「健兒可畏也。」嘗以事謁龔尚書，應對慷慨。尚書曰：「惜子居田舍，若為士，作能吏矣。」忽一日，棄耒入郭中，問儒生學。弱冠，選為社師。吉月，令召諸社師試詩。君詩，令常獨稱善。代父徭之京師，道途所經，輒籍記。得《進士錄》，展不置，曰：「設吾有子，當使為此輩人。」時子用賓未生也。嘗以財推讓其弟，而性好賙恤人，遂至不能自給。日取古詩吟詠，怡然自適。晚得子，慈愛之尤至。性不能忍睚眥之怨，至老，乃益寬和，絕不與人較。寄傲草野間，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。年幾七十，子用賓登鄉進士，主司第其文最高，學者傳誦之，卒償君所願雲。

君配李氏，繼嚴氏、孫氏。子男二人，長即用賓，嚴氏出；友恭，尚幼。女三人，王頊、陸萱、吳中英，婿也。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，嘉靖四十一年，同自南宮下第還。君長餘先人一年，先人以四月謝世，而君以五月三日，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。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、蒲華塘之右，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，因同年進士秦霦、丁允亨來請銘。吾先人尚在殯，何忍為君銘，而義不可辭。銘曰：

性婞直兮，不能？也。躬草萊兮，●墳典也。苦為義兮，自屯蹇也。有嗣人兮，能振搴也。逃閑野兮，老閉鍵也。惟命之逢，亦未顯也。在君之後，終獲戩也。吾為斯銘，石可篆也。（韻書「{北兗}」字音「兗」。《說文》：柔皮革也。「●」，抄本作「好」。）

馮會東墓誌銘

會東居崑山之安亭，好吟詩，往來吳淞江上。濱江有禪寺，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，吟不輟，人多笑之。會東常以客授自給。一日，過上海陸文裕公，時五月，有朱橘垂顆。公

忻然曰：「聞馮雪竹久矣，請為賦詩。」會東即口占，語逼唐人，公大稱賞之。雪竹者，會東別號也。會東性瀟灑，好遊觀山水，而力不能，有士人遊者，顧挾會東以為重。頗遊吳、越諸山及匡廬、武夷，至輒有詩以傳。久之，病目不出。文裕公子思禹，以江上別業贈會東，會東父子力耕其間。後日本寇掠，會東乃走上海城中，潘錄事為分宅居之。海邑士大夫，自文裕公所賞，固已奇會東，及是，爭迎延之。然會東以目病，辭不出。張都御史邀為社會，會東一造其門，謝之而已。秀州俗文雅愛士，自會稽楊廉夫、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，甚樂其風土。會東見重海邑，蓋其遺風也。

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，年七十有九。娶唐氏。子男六：蒨、遷、遂、逵、述、遜，今惟遷、遂存。女嫁黃良輔，亦前死。遷、遂皆有詩名。會東臨終，屬遷曰：「吾死，必乞歸君銘吾墓。」以余素與善，又余妻王孺人，與會東母兄弟也。遷使人之京師，因陸都事來請銘。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，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。銘曰：

詩人之作，匪以詞豪。性靈所出，其道亦高。古之至人，全德葆真。蓬累而行，卷殼而處。必得其類，於是焉止。江水沄沄，有餘清芬。後或識之，會東之墳。

周孺亨墓誌銘

昔孔子修明《六經》，及與門人問答《論語》之說，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，以治其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際，是其所以為道也。孔子既沒，天下為道術者雜出，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。孟子修其說以明於世，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，自人生服食器用，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，無一出於道。蓋歷千有餘年，世與道離而為二。宋之君子，始以明道為己任，以至於今。其後出者相望，然非有名位，不足以為倡。既有名位以為倡，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，雖所謂榮祿之士、慕高名者，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。至要之於其久，倡者既沒，和者隨息，所謂慕高名者，澌然盡矣，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。若余友孺亨，豈非其人哉？

莊渠魏先生，於正德、嘉靖之間，以明道為己任。是時，海內慕從者不少。後二十餘年，能自名其師者，幾於無人。孺亨篤信之如一日，不幸不用於世，世亦不知其人。其所以飭躬厲行，修其孝友忠信於家，至於沒身而已者，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。

孺亨姓周氏，諱士淹，字孺亨，世為太倉人。父諱廣，南京刑部左侍郎。其上祖考，皆隱不仕，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。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，試禮部，輒不第。初，刑部公

為御史，上書武宗，忤佞幸，再貶竹寨驛丞。孺亨年十三，隨居沅、湘間，已奮志於學。三年還，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，遂從之遊，日端拱不妄發一語。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，公曰：「天下大重任，令兒自負荷，君何以云云？」先生之學，始得之餘干胡敬齋，大要以主靜為功，葆合衝和，蓄極而發。嘗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，惟潛龍為近之。而與同時講道者，論終不相合。是時天下尤尊陽明，雖荊溪唐以德始事先生，後復向王氏學。惟孺亨稱其師說，終不變。

余少為先生家婿，獲聞緒言，顧迷謬無所得，而先生晚年，屬望之意特惓惓焉。先生之沒，余獨於孺亨心師之。嘗質以所見，其不合者十二三。後讎定先生遺書，孺亨之指發為多。嘉靖四十一年，與孺亨同計偕北上。行過徐沛，至夷陵，孺亨病還，餘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。孺亨竟不及家而卒，是歲二月三日也。年五十有九。其弟士洵，以其明年九月九日，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。夫人毛氏，先卒，孺亨請余為銘，未及葬。及是，以毛夫人祔。夫人無子，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。銘曰：

道之窮也，世莫以庸。匪窮於其躬，其又奚恫。

曹子見墓志銘

嘉靖四十一年春，予北上，過徐沛，遇子見。先後行二千里，至乾寧，阻冰，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，歷武清之境。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、王同讚、張國謙，華亭張從律，皆被薦，獨予與子見落第。又三年，余亦登第，而子見已前死。天下士歲試南宮者，無慮數千人，而得者十不能一，而一時同行者六人，五人皆得而子見獨不幸，予甚悲之。信乎數之不可知也！子見之才，其於國家要為有用，而竟不能究，豈不可惜哉！

子見諱世龍，松江上海人。元時有宣慰夢炎者，其後世次始可紀。而憲使時中、御史閔，相繼顯於國朝。父諱鼎，以貲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，徙居縣之琴村。有子三人，子見最少，九月而孤。為兒時，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，甚器之。事其所生母至孝，病，不解衣而寢。始子見孤時，賴伯兄鞠之，遂以父事伯兄。後兄有孫，因撫抱之如子，云：「吾以報兄德也。」然兄弟三人，同居三十餘年，皆無間言，人以為難。

子見家澱山旁，田頗饒沃，故為里中大家。其後稍稍衰落，子見既得舉，遂舉餘業而振之，貲累千萬。子見治生以嗇，至於義所得為，如救災恤患，即無所愛。鄭令閩人，家為倭夷所殘，其子流寓松江。子見首割膏腴，以為鄭君祭田，且為縣人唱。其所為皆此

類。先是，松江新建清浦縣，子見以清浦縣學生舉於鄉，其後縣廢，復為上海人。

子見卒於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，年四十有九。妻王氏。女子一人，適謝允誠。再娶王氏，生男子子一人，志尹。而志皋者，其所抱兄孫也。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，葬於其居之西南新阡。銘曰：

曹氏軒轅，快有邾邦。荊楚憑陵，而以後亡。爰自西都，錫壤平陽。沛譙之起，禪漢而皇。趙宋之世，代有侯王。迄於本朝，簪組輝煌。厥今有家，湖泖之旁。才惟子見，為國之良。以豐其業，不究其長。下藏永固，俟後之昌。

太學生周君墓誌銘

君姓周氏，諱士淳，字孺初，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。曾大父諱海，大父諱文，俱皇贈刑部右侍郎。父諱廣，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。通議公娶張淑人，家甚貧，常至乏絕。淑人夜燃燈火，紡績達旦以給食。嘗有客至，為買肉，盡以供客。君方孩抱，索之而啼。公食不下咽，含哺佯入，以哺君。張淑人蚤世，公會試北上，攜君以行。逆旅見者，莫不憐之。公得子最早，蓋年十六而生君，故與共貧苦之日為多。方公為御史言事，貶嶺海十餘年，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。日閔無儲，外憂嚴父寄身蠻瘴，內顧慈闈菽水之養，艱難尤甚。及公位望通顯，終不改儒素之道。仲弟士淹，從莊渠先生遊，君時時往從之，聽其議論。自幼傳公《易》學，而於《詩》《書》《左氏》《戴記》，亦能旁涉。北遊太學，三年告歸。延同志之士，閉門諷誦而已。

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，年五十有四。配徐孺人，嫁時已不逮其姑，而事夏淑人孝謹。公嘗曰：「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。」春秋已高，侍夏淑人，暑月重衣汗浹，執婦道甚恭，甘旨不先獻不食。夫亡時，諸孤方童丱，拊教之，皆成人。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，年六十有三。子男二，邦柱、邦臬，皆弟子員。女三，嫁朱景濂、張鳳翼、鄭誌清。孫男三，女一。君之卒也，以時月不利，權厝以俟。至是，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，在崑山尉遲村北，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。

余嘗讀侍郎所上疏，當正德中，皇嗣未生，天子不禦椒寢，日在豹房。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，假子錢寧之徒，貴振天下。而山東群盜流劫中原，蔓延江、漢間。當是時，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，而升遐之日，內外清謐，卒以啟中興之治者，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於朝廷也。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，得考論其世。至是閱君之家狀，推其平生艱難

困苦之跡，所以貽其後者至矣。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，庶幾不墮其世云。銘曰：

直哉周公，匡我武皇。之死靡悔，再斥窮荒。孰共其荼，宛宛公子。依然素風，厚祿止此。敝化奢麗，厥世云何。告爾孫子，其貽孔多。

太學生葉君墓誌銘

景泰、天順之間，有名臣曰葉文莊公，其事具國史。而其敦孝悌，厚風俗，以施於鄉者，昆山之父老類能言之。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，縣人無不曰「文莊公」者。蓋邑之為公卿顯人多矣，久乃莫能知其子孫，而公門第無改，子孫不廢儒學，所傳圖書數千卷，猶閣藏之，部帙宛然，封裹如故，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。然非其子孫之賢，亦莫能然也。

文莊公諱盛，官至吏部右侍郎，是生鄉進士諱晨。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。衡州先以公蔭入太學，選台州府通判，其後稍遷，卒於衡州云，君之考也。君諱良材，字世德，為文莊公世嫡曾孫，而君母王氏，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。君內外家皆貴顯，而雅尚儒素，少長學校中，與寒士遊處，略不見其有異。至讀書為文章，獨不肯後於人。提學御史張鼇山，以君名臣後，親至學為行冠禮，而字之曰世德。其後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，以為不屬草，頃刻數千言，其辭漫衍無窮，而不出於律，尤賞異之。自是，他御史試必甲等。至大試，輒不得。蓋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，始用歲貢計偕，進試於廷。分隸南太學，又不及選調以歿。人以是痛惜之。

君為人至孝，以衡州君卒於官，不得親含殮，歲時祭享，倍切哀痛，而事王夫人謹甚。王夫人性嚴，君年逾四十，少有過誤，猶長跪。終夫人之世，無敢專行一事。視群從昆弟，恩若同生。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，時從知友飲酒，自放山水間，終日忻忻。自其少時，頗以自負，思一日馳騁於當世，以趾前美，竟以坎厓，亦無怨尤之色。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，無幾何時，皆至大官，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。間閣筆自語云：「吾生辛酉，與吾同月日生者，今為某官矣。」又曰：「吾家自高曾以來，鮮至中壽，今年歲侵尋，殆不能如吾志也已。」語已，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。蓋君意不能忘，然特用以為戲，亦終無所介於心。其天性夷曠類如此。

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，年五十有三。娶周氏，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，性婉順，不好侈靡。君每夜讀，孺人為女紅，常共一燈火，至徹曉。生子恭煥，方十五日，

而卒於台州官舍，王夫人甚悲之。卒，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，年二十。繼娶沈氏，吳江人，父某，以貲雄於鄉里。事王夫人餘二十年，竭力孝道，家所不足，至脫簪珥以給，而躬自儉薄。嘗孕而不育，撫諸子若己出，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，君亦數數稱其賢。卒，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，年四十有四。男子子二人，長即恭煥，鄉進士；次恭穀，縣學弟子員。女子子一人，適諸有昱。孫男二人，儉封、儉圭。女三人。文莊公賜葬在溘瀆之原，去縣二里所，世世列葬，而君當以孫從王父。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，葬在昭次。至是穿故穴，與兩孺人合焉，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。先期，恭煥、恭炊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，及君自著《周孺人狀》，來請銘。余故知君者，其可辭？銘曰：

士不待於時耶？文莊公非遭時得位，何以稱於天下為名臣？士必待於時耶？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，何身歿而名湮？而後知彼有所恃者，雖困蹶而常伸。吁嗟乎，君不愧其志，歸從文莊公之居，以俟於後之人。

沈貞甫墓誌銘

自予初識貞甫時，貞甫年甚少，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。及予娶王氏，與貞甫之妻為兄弟，時時過內家相從也。予嘗入鄧尉山中，貞甫來共居，日遊虎山、西崦上下諸山，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。嘉靖二十年，予卜居安亭。安亭在吳淞江上，界昆山、嘉定之壤，沈氏世居於此。貞甫是以益親善，以文字往來無虛日。以予之窮於世，貞甫獨相信，雖一字之疑，必過予考訂，而卒以予之言為然。蓋予屏居江海之濱，二十年間，死喪憂患，顛倒狼狽，世人之所嗤笑，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，以與之上下。至於一時富貴翕嚇，眾所觀駭，而貞甫不予易也。嗟夫！士當不遇時，得人一言之善，不能忘於心，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？此貞甫之沒，不能不為之慟也！

貞甫為人伉厲，喜自修飾，介介自持，非其人，未嘗假以詞色。遇事，激昂僵仆無所避。尤好觀古書，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。所至掃地焚香，圖書充幾。聞人有書，多方求之，手自抄寫，至數百卷。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，皆以通經學古為迂，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，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。不幸而病，病已數年，而為書益勤。予甚畏其志，而憂其力之不繼，而竟以病死。悲夫！初，予在安亭，無事每過其精廬，啜茗論文，或至竟日。及貞甫沒，而予復往，又經兵燹之後，獨徘徊無所之，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！

貞甫諱果，字貞甫。娶王氏，無子，養女一人。有弟曰善繼、善述。其卒以嘉靖三十四

年七月日，年四十有二。即以是年某月日，葬於某原之先塋。可悲也已！銘曰：

天乎命乎，不可知。其志之勤，而止於斯。

陸允清墓誌銘

余初未識允清。前年，允清客授吾里，始見之。而余性少出，不能數至其館，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，時時邀予過其家，迎允清與共飲。一日，允清忽來見別去，遂還太倉。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，舟過其城下，欲訪之不果。不數日還，則允清逝矣。悲夫，余不獲與允清友也。

天下之學者，莫不守國家之令式，以求科舉。然行之已二百年，人益巧而法益弊，相與剽剝竊攘，以壞爛熟軟之詞為工，而《六經》聖人之言，直土梗矣。允清之於經，蓋學之而求其解，於中有所不能自得，雖河洛、考亭之說，輒奮起而與之爭，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。至於當世之務，皆通解而言之，悉有條理。由此言之，使允清獲用，其有所施，豈遂同於今之人哉？以允清之不遇，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？江南人多延允清為師，允清獨以師道自居，雖其門人有貴者，不肯少降其禮。流俗之人以為異，而允清行之自若，人尤以此重之。少貧，奉二親，與其世母女兄，恩義甚篤。日閼無儲，未嘗不怡然也。性剛介，而亦無矯亢之行，故所至人皆愛敬。死之日，無不垂涕。

初，允清一日與余燕會，慨然曰：「昔許靖有高名，蜀先主不欲用之，法正以為靖浮稱播海內，君若不禮此人，天下將以為君不好士。先主卒用靖為司徒。」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貴名士，而競隆利勢也。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，不得志則蚯蚓，當伏藏閉涸之日，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，必無幸矣。「君子遁世，不見知而不悔」，可也。允清深以余言為然。

允清名寰，居海虞之橫涇，後徙雙鳳，又徙沙頭，皆故海虞境，今為太倉州人。而允清又自言，其先世居尹山，尹山在吳江縣云。允清卒年五十有一。娶劉氏，有二女，長適楊道立，其幼未許聘。所著文集若干卷，《經書解》若干卷，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參同契注》各一卷。卒之後百有十一日，葬於某山，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。允亨治師喪，恤其家，復為之請銘。銘曰：

千尋干雲匠石睨，幽蘭無人含芳麗。順化而往寧為涔，其志之存奚用世？弟子徵詞勒玄

碣。

周君墓誌銘

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。先是，其子詩試禮部，下第還。會大司成奏言：監學法久壞，天下士雲會京師，一旦不為有司所錄，往往去居家自便，六館幾空，非所以為太平之觀。乞下所在長吏，敦遣至京，修舍法以幾化成之效。有不如詔者，罪之。制曰可。於是詩在南雍，間歲不歸，不見君之歿。君歿又不以疾，可痛也。

君之配，先十年卒，詩與其弟諫、訓、謨，啟攢，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，請銘於余，泣且言曰：「先人少遭閔凶，孤露無依，寄於吾外家。與先妣誓志自立，從里師學，無所成。為農賈，又不能就。已而入縣書獄。詩時為童子，縣令見其文而愛之，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。然其教子，不為一切，優遊而已。先妣獨嚴迫，不少假貸。嘗曰：吾為生良苦，汝宜自勉。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跡，汝能自立，無忘吾言！先妣尋卒。先人井臼之事，身自為之，前此不問也。蓋不欲使兒輩與聞，懼用誌之分。詩所與遊者，年皆與先人若。先人益和光如己友。蓋遊吾父子間者，歡然無間也。念吾祖之蚤歿，每祭，輒潸然淚下，歎處世之難，不敢少自宴逸。比詩獲舉於鄉，始用自適。而詩方卒業太學，待試於禮部，幾斗升之祿，而天之降割，遂至於此！自念家故微，先君、先妣勤一生之力，俾有田廬，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。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，不及詩遠矣。而不一日養，尤可痛也。願夫子賜之銘。」按其友沈孝狀云云，詩語良然。

君諱寰，字民服，年四十有九。孺人姓金氏，年三十有八。葬以甲子正月日也。嗚呼，人子之痛，何有窮乎？余聞君為從事時，巡撫都御史嘗捕人，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，論死。其父老矣，且無子，訴於縣。君為言縣令，即日上狀，白其冤，取其人還。其所全活類是。稽之於古，後當有興者。是為銘。

李君墓誌銘

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，諱玉，字廷珮。祖某，父某，母某氏，世耕崑之羅巷村。君始入城中，為杜氏婿。學書不就，為縣掾。亡何，又謝去。見其子修然玉立，聰明異倫，撫而歎曰：「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業者而不得，吾家良田，其在此也！吾耕之種之，而食其實矣。」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遊，所以優給之者良至，不令纖毫經憲卿心。嘗家困於輸役，君力為營構。人見憲卿衣必潔，食必腆，經書史必備具，以為其饒裕得自寬。

不知其實不紓，雖憲卿亦莫知也。嘉靖甲午，憲卿中鄉貢高等，明年而君以病卒。

歸有光曰：世俗競騖於其所欲得，而日強其力所不能。其可以得為者，漫焉而無省，敝敝於一生之勤，心疲業廢，趨死而後已，亦可悲矣。李君，淳厚人也，視夫鶩疾以趨利，萬不及一。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，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，而卒有以享其成。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，幾及於顯融，而委去之。予之論則不然。李君之壽，靳於五十。假令憲卿不第，其寧以無死！今及有以見之，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。

君生於成化丙午，其葬也，以卒之年某月日。子即憲卿。孫男女各二人。銘曰：

朱瀝之丘君所止，委祉於後即其身，孰生與死？

居君墓誌銘

吳學生居鼎重，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，喪其先府君。明年四月初二日，嫡母柴孺人亦卒。皆權厝於崑山朱地村。至是，其生母陳氏卒。而二女又相繼以夭。鼎重妻顧氏，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。鼎重乃卜地於三十保鱗字圩之原，葬其父、母、妻，以二殤祔，禮也。蓋期月之間遭三喪，與改葬者凡六，青車相屬，道旁觀者，莫不歎息淚下，曰：「若居氏之死者如是，而世猶多人，何也？抑世人之擾擾，而君獨可以死耶？」

君諱懋，字士勉，其先吳邑人。祖諱某。父諱某，生四子，君最少，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。為舉子，不就。居田野，飲酒放浪以自娛。為人性剛，於世少可。嘗以事忤太守王儀，儀使兩人舉以撲，幾死，而辭氣終不撓。初無子，已而鼎重稍長，遣從師問學。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，禮意曲至，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。鼎重為文見許可，即喜，甚於華衮之榮。攜其子赴試，所至陽羨、海虞奇勝之處，往往與故人相遇，邀呼飲酒。及御史考校日，晨起夜寢，候伺如諸生。鼎重試失意，歎叱累日。

蓋鼎重能自立矣，而君竟以死。得年五十有七。柴孺人祖，贈應天府尹，諱晟。父諱奎，從父奇、大，皆舉進士。奇官黃門，累遷至京兆，居九卿間。家世赫奕，孺人獨守貧素，撫鼎重如己子，視其妾如弟。鼎重婦髮始覆額，入門，愛之如女也。而妾婦亦事之謹，門內雍和，人以為難云。卒時年六十有一。陳氏年五十有六。其葬，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。銘曰：

吁嗟居君，知為儒之難也。綺紈之習，傲以安也。玩琦之辨，讒以讙也。夫婦慕賢，志獨專也。不食其報，付諸天也。

詹仰之墓誌銘

仰之姓詹氏，諱高，年二十餘，自休寧來客於崑山。客四十餘年，年六十二而卒。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，其於文章，非能學而知之也。顧生平好之，甚於知之者，至忘其所事，迨於死而後已。世之論者，必知之而後能好，而仰之之好甚乎知，豈其出於性然耶？為賈與為學者，異趨也。今為學者，其好則賈而已矣。而為賈者獨為學者之好，豈不異哉！

初，仰之從予友吳秀甫遊。秀甫死數年矣。仰之且死之歲，亟來見予。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，恍然如生，相與為淚下。然其意欲有所求者，而不言也。一日，仰之沐浴整衣冠，召其所與厚者，與之訣。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，付其子，遂卒。予悲仰之之志，會其子岩秀、昆秀以其喪歸休寧，問其葬，曰某年月日某原也。因與之銘曰：

詹氏出於詹侯，其後有詹父、詹嘉、詹何、詹尹，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，以忠勇秩於祀典。今為休寧五城之詹，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。雖然，賢如仰之也，而予為之銘，夫亦烏用貴顯者耶？

朱肖卿墓誌銘

君世家安亭鎮，其地於崑山、嘉定兩屬，故君為嘉定人，亦為昆山人。安亭有二沈氏，昔時有沈元壽者，慕宋柳耆卿之為人，撰歌曲，教僮奴為俳優，以此稱於邑人，即君之族。君之考曰朱翁，朱氏之外孫也。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，而字肖卿云。

始，朱翁好俠，見惡人必摧困之，而右助其良者。里中人莫敢忤朱翁。朱翁老而無子，年六十餘矣，連舉君昆弟三人，君其仲也。翁初自傷，已得子，則喜甚。三兒髮稍長，日挾以出，走馬射雕村落中，蓋自誇說其有子也。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。

君貌頎然，黑而髯，任氣役人，欲學其父，然不如其父時。其父時，安亭號為富庶，正德以來，戶口日耗，田荒不治，故家僅有存者。君以大戶，奔走兩縣，無寧居，故雖強力莫能振。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，年五十有二。娶陳氏，男子子三人：果、善繼、善

述。復沈氏。女子子二人，適某、某。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。果讀書好古，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，予妻之妹也。予是以往來安亭，而嘗與果遊。於其葬也，為之銘。銘曰：

維崑東境，昔稱繁盛。吏失其政，人以疲命。小大倀倀，奔走四迸。君於其間，二目炯然。怒氣填填，欲奮而顛。吁！奈何乎天！

歸府君墓誌銘

府君姓歸氏，諱椿，字天秀。大父諱仁。父諱祚。母徐氏。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，年七十一。娶曹氏，父諱永太，母高氏，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，年六十八。子男三：雷、霆、電。女一，適錢操。孫男五：諫，縣學生；謨、訓，皆國學生；讓，幼。女三。曾孫男六。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，合葬於馬涇實濱涇。

按歸氏出春秋胡子，後滅於楚。其子孫在吳，世為吳中著姓。至唐宣公，仍世貴顯，封爵官序，具載唐史。宋湖州判官罕仁，居太倉，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。居白茆已數世矣，由湖州而下，差以昭穆。府君，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。

府君初為農，已乃延禮師儒，教訓諸孫，彬彬向文學矣。府君少時亦嘗學書，後棄之，夫婦晨夜力作。白茆在江海之堧，高仰瘠鹵，浦水時浚時淤，無善田。府君相水遠近，通溪置閘，用以灌溉。其始居民鮮少，茅舍歷落，數家而已。府君長身古貌，為人倜儻好施舍，田又日墾，人稍稍就居之，遂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。晚年，諸子悉用其法。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，役屬百人如數人。吳中多利水田，府君家獨以旱田。諸富室爭逐肥美，府君選取其磽者，曰：「顧吾力可不可，田無不可耕者。」人以此服府君之精。

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，下至保介、田畯、遂師、遂大夫、縣正、里宰、司稼，設官用人，如是悉也。漢「二千石遣令、長、三老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，受田器，學耕種養苗狀」。時趙過、蔡癸之徒，皆以好農為大官。今天下田，獨江南治耳。中原數千里，三代畎澮之跡，未有復也。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，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，以省漕壯國本。茲事行之實便，而久不行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？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，謂世無其人，若府君，豈非世之所須也？銘曰：

昔在顓頊，曰惟我祖。綿綿汝潁，蹙於荊楚。迄唐而昌，鳴玉接武。湖州來東，海魚為

伍。亦有別子，居白茆浦。曠然江海，寂無煙火。孰生聚之？府君之撫。府君頎頎，才無不可。實鹵畝之，終古瀉鹵。黍稷薿薿，有萬斯畝。曷不虎符，藏於茲土？